

学生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施公案

·2·

佚名 著



知识出版社

学生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施 公 案

佚名著

· 2 ·

知 识 出 版 社

第二十五回

传族长细察隐情 凭睿智以理服众

方敏文见施公问话，慌忙回说：“商人们与节成是嫡派亲支，现有家谱可证。”施公说：“是嫡派亲支堂叔，也有一年反服，今并无一人穿孝。”敏文说：“节成已经死了五载，方刚是他嫡亲堂侄，过继与节成为嗣。三年孝服已满，邻里街坊可证。”施公闻言，故意吃惊，说：“又来了！你越发胡说。既你侄儿死过五载，连他死的情由，你也不明白，要本县追问，你还敢说亲支嫡派？”问得敏文无话回答，只见磕头。施公伸手指定，连骂：“你就该死，真是衣冠畜生！即为嫡派族长，为什么人死情由不去问明？分明你们贪图堂侄家产，恐其娶妾生子嗣，难分家业，所以害其父，今又谋其母子。岂不知苍天难容！一宿成胎，冤枉贞娘私情，逞强逐出，家财肥己，全不想图谋家财灭嗣应该何罪。你既为族长，即是头一罪人。”施公吩咐：“先打三十戒方再究！”青衣答应，就要动手。

忽见敏文长子二府方标，乃捐纳出身，领头向前一躬，尊声：“老父台暂息雷霆，听治下细将情由禀明。”施公吩咐暂且停住。就问说：“年兄有何分辩？你是方节成的何人？”方标说：“节成是职员堂兄，家君本是族长。堂兄有疾而终是真。九十老如风中之烛、草上之霜，决不该纳妾合欢。不惜性命，

丧其残生，尚无嗣子。现有成嗣之人，族中之人甚众，谁敢来侵吞家产？堂兄果是有人谋死，尸骸必有伤痕。老父台不信，开棺请验。若有参错，情愿领罪。堂兄果能种子，也是阴德所感，谁不愿从？但只过门一宿，族兄年老，无人凭信，所以将贞娘逐出。虽说通房使妾，行出丑事，关系方门声名。到底王氏年轻，不知羞耻，必有私情。十月生子，如何算得？”施公闻听，微微冷笑说：“据你说来，却也有理。节成入殓，既无伤痕，你父如何又说问本县拷问王氏呢？”方标听说，满面飞红，口尊：“老父台，家君今来到此，为王氏不贞，气郁在心，望老父台宽恩。”说罢一躬。

施公说：“据你讲来，实是量狭之故，想着官报私仇。这也容易，把王氏叫来，夹几夹棍，拶几拶子，给他出了气如何？”方标闻言，连连打躬道：“职员无知冒犯，情愿领罪。”施公叫道：“年兄何言领罪？本县说个人情，少缓刑处。那淫乱之妇，告你合族，而你贤父子当堂说他送暖偷香。但此事无凭无据，你父子怎肯无故蜚言？”又说：“孤儿不是节成之子，通情何人？求年兄说出名姓，拿到立刻严刑究问。”方标闻听，连忙控身^①，尊声：“父台，若问王氏淫邪，实无凭据，只因服侍亡兄一宿而亡。但是年老，血败精枯，是以起疑。老父台明镜高悬，细细判断。”

施公含笑说：“年兄现在爵禄荣身，将来也要临民，岂能顺着那些无知愚蠢之人乱说。贼情以赃为证，奸情以双为凭。若不满十个月生儿，是他父母拘禁不严；既满十个月，就是你方宅门中之事。德保既不是节成骨肉，要拿奸夫是谁？若是无凭无证，即为以强欺弱。年兄之父，身为族长，自有家法，快说奸夫姓名，以便论罪。”施公一席话问得方标张口结

舌，汗流如雨，不住打躬。口尊：“老父台吩咐的极是。家君虽是族长，原不同居。王氏虽是通房使妾，先兄家中奴仆最多，持家不严，也是方刚之过。族人因方刚年幼，所以不便深究。只可逐出无耻之妇，免得再生祸乱。”未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注 释

①控身：弯腰。

第二十六回

方刚张口结舌 方连巧言折辩

施公闻听，不由一番大笑，说：“年兄越发糊涂起来。日后还要为官出任，道理不明，谁肯相服？方刚年轻，族长就该照应，岂不知小儿作罪，祸遗家主，那容家下作乱？未曾逐他，就该先把情由问出。若说不知踪影、姓名，分明愚蒙本县。凭你狡辩，全然无理，年兄多费工夫！”施公登时动怒。方标一见着忙，无言回答，自觉理屈，羞愧满面。

施公又吩咐传方刚上堂，下面答应。方刚战战兢兢，阶前跪倒。施公说：“你多少岁数了？”方刚说：“商人二十二了。”施公向方标说：“他竟比王氏还长一岁，你如何说他年幼无知？”方标不住的打躬领罪。施公又问：“方刚你继嗣几年了？快快说来。”方刚说：“商人过继之时，刚十七岁。”施公说：“既在他家已经六年，你说年老当家，必然是你。”方刚闻听，越加发怔，无由对答，跪在下边。施公把惊堂木一拍，问道：“你为何一言不发？”方刚说：“不知老爷所问何事？”施公说：“你来为什么呢？你仗是盐商，在本县跟前推诿。我且问你，把王氏逐出，说他作了丑事，与何人苟合？你可说来！”方刚说：“商人终日在外办事，并不知情。”施公说：“你既然不知，如何把德保驱逐出门？”方刚回禀道：“原是族人说的。”施公说：“既是私情，就该拷问根底。你只顾分财肥己，既不辨真

假，仗势威吓。寡妇孤儿，含冤负屈，伸冤到此，叫本县与他判断分明。你今若指出奸夫，有了凭据，将王氏定罪；无凭据，显系斩宗灭嗣，该当何罪？你要知王法无情！”

方刚闻言，登时变色，磕头碰地说道：“商人粗心该死，合族生疑是真。王氏若有败门之事，家下共有百十余人，岂无一人知觉？断不是商人作的事，定是他父母家中作来之事。他虽生孩儿，岂能方家承嗣？王氏一派力辩，族长本拟苦苦追问查奸。王氏父母恐众观不雅，代其哀求，是以带王氏而回。”施公怒嗔，叫声：“方刚！若是他父母闺门不紧，如何到十个月才生？你们合族人的妇女们，都是怀胎几个月生子呢？”方刚目看族长，不能对答。

谁知方刚的堂兄方连，是新科进士，见他对答不来，连忙上前打拱，口尊：“老父师容禀：十月生儿，论理难怨王氏含冤；九十老者种子，也难怪方家疑心。老父师明鉴如神，此事古今罕闻。贞娘不无暗地私情，若谆谆拷问，有碍颜面。今王氏告状公堂，求父师断明。”施公含笑叫声：“年兄，贵族说王氏无耻，并无什么凭据，真假难辨，是不是呢？”方连说道：“老父师明镜高悬。”未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七回

讲论古典服众 一验寒暑明冤

施公说：“莫怪你族中少见少闻，又还欠读书。自古以来，老人生子，如刘元普八十余尚生一子，皆因他阴功浩大，故天特报其德。节成九十，较之八十又长十年，谅来贵族不能辨其真假。要求清白，又有何难？辨出，把家庭仍归于他；若果有私情，将王氏当堂立刻处死。”方连闻之，心内欢喜，向上打躬说道：“老父师吩咐分明。”施公说：“这件事年兄虽依，贵族若输，分去家财，如何是好？”方连说：“合族情愿公赔。”施公说：“年兄金榜题名，清高贵客，断无失言之理。只恐内中有不情愿的，年兄与贵族言明方好。”

方连暗思纳闷：这施公先说少见少闻，还欠读书，莫非有什么花样？思想多会，即道：“老父师，若怕族中人不允，何不齐叫上堂，问了一问。”施公说：“有理。”遂把方宅合族叫上，将前情说了一遍。合族同声答应说：“公同赔完，终无更改。”施公听罢说道：“昔日文王曾生百子，八十五岁而生周公旦，乃九十九子。武王未登殿时，周公旦之外，又得雷震子为义男，凑成百子。固论你方族有这许多读书之人，岂不知晓？因分家财，就推不知。此中一比就有效验，你们推解。但凡过古稀，能生子者，此子骨髓不满，身不耐寒，惧热怕寒；站在日中无影，即有也须细看，才能看出先天不足

之故。本县之言，尔等皆不信。《藏经》之中，有七言绝句一首：

七十生儿惧暑寒，精神衰微形影单。

老者生儿能健壮，定有旁人拜孝男。

德保方交五岁，你们家有与此子同年的抱来比比，自然分出真假。本县说你们少读诗书，见识甚少，你们未必宾服。”方家族人闻听，惊喜交集，堂下叩头打拱，口尊：“老父师若能验出真假，德保果系无影，节成有后；王氏贞娘节烈，祖宗增光，感恩不浅。”

方标令人叫管家把病孩儿抱来。施公观看：比德保短小，骨瘦如柴，身穿夹袄，愁眉不展。施公冷笑，遂把众人骂了几声：“畜生，与本县还敢胡混！小儿有病怕冷，比孤儿胜似一层。”未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八回

众商人堂前请拜 不白人洗却沉冤

施公看罢婴儿，向方进士说道：“此是何人之子？”方连回说：“来保之子。来保今年二十七岁。”施公说：“此子虽然有病，穿的是夹袄。德保那样肥胖，当此初秋，却穿一件棉袄，可见比那孩子大不相同了。”施公又命衙役，到街市上将五岁孩子找了几个来。施公将德保递给差役。孩子都在丹墀下，叫人拿各样东西、食物等类，哄着他们玩耍，同在院中，闹闹哄哄，那瞧看的军民，议论不表。施公叫上方宅族长，下去看看德保影儿。方敏文答应，尽心细看：个个小孩皆有形影，惟德保形影总看不甚明。只当年老眼花，仔细又看，仍无影儿，就不相同。登时族长如小儿呆望，惊得打躬叩头，恳求赦免。施公吩咐：“青衣，先将孩子送出，每人赏银一两，都在族长方敏文家去领给。”青衣答应，遵依而行。

施公又对堂下说：“你们不肯认罪，恳求本县，使我劳尽心力。你等若是愚民，还可恕了，尔等乡绅读书明理之人，似觉难容，即不深究，人说本县赏罚不公。若诸公无意吞谋产业，为什么将有病孩童抵塞混充？自然更怕冷，以致本县当堂审问不真。你们存心不善，情理实实难容。本县有心加刑治罪，你们宦家体面何在？族众每名罚米五十石，以备冬日济贫。族长年尊不公，额外罚银百金，为庆贺去世老翁生子

之礼及旌奖王氏贞娘操守之真。限三日把家产归齐。尔等将轿子，合族绅缙都到刘门迎请节妇、德保，好叫他光宗耀祖，转回家门。至于方刚立嗣，不该逐出孤寡，从今一应家务，概由王氏掌管，永不准方刚经手。如有人不遵者，来禀定夺。”方族人等，一齐打拱，叩头拜谢。

施公这才吩咐传王氏、刘之贵、王守成夫妇上堂跪倒。施公叫声：“王守成，本县为汝女贞娘判明泾渭。当日被方宅之人，怨你女儿作了无耻之事，你夫妇逼那节妇自尽，险些儿误他母子之命。本当加刑治罪，姑念你因羞辱，实出无奈。你还要怜年少烈孀孤儿，从今必须诸事照前。若是有人欺压他母子，只管来禀本县知道。”王守成夫妇闻听，往上叩头说：“大老爷今将女儿污名洗清，小的就死也安。”施公听罢，又叫声：“王氏听本县吩咐：难为你泾渭分清，今朝辨白，你心无愧。暂且跟你母舅回家去，三日内家财归齐，花红鼓乐，迎接回转方门，执掌家务，与方刚无干。看他孝你如何，若有不好，立刻赶出。乃与老翁守节，抚养幼子。本县详情，门弟增光，流芳万世。”贞娘听罢谢恩。施公又向刘之贵说：“可羨你能识贞娘节操，恩养甥女、外孙，非是容易。总要照常照应他母子，一应家用物，盐行买卖，也须你时刻代伊料理。德保成人，子承父业，他族人若有侵欺孤子寡妇之处，来禀本县拿究。”刘之贵叩谢。

方敏文心中暗想：“草木翎毛，尚且有影，真真奇怪！这定是节成亲生骨肉，可见是有屈情。”施公见方敏文呆思，就知应验。吩咐：“传方商人上堂。”敏文堂前跪下。施公说：“你看德保有影无影？”敏文口呼：“青天老爷，真正无影。”施公说：“这就是老翁有德，上天不爽之故。小儿健阴之体，赤

身亦无妨碍，你将有病孩儿领过来，比德保瘦弱，仅穿夹衣；街上众童都是单衣，就在堂前脱衣一试，立刻分明。”施公说：“人来，你们把各家孩子脱去衣裤，都哄着玩耍。”青衣答应，遵依而行，把病孩子也是脱去。小儿贪吃贪玩，俱都喜悦，不怕寒冷；惟独德保不耐风寒，与他果子银钱俱不要，哭着要穿衣服，口中呼唤妈妈。方盐商合族人等，面面相觑。施公坐在上面摆手，吩咐：“青衣把小孩抱着，与他穿衣服，交与王氏，领在一旁，伺候发落。”

施公又叫上方家合族之人，说：“你等胡言，无凭无据，又没比例，所以心内怀疑不信。今日当堂试过，有什么不服，只管讲明。”方宅族人闻听，含羞抱愧，面面飞红，一齐打拱叩头，都说：“青天博通古今，明见如神。寒族无知，冤枉王氏贞娘。那知节成阴德，怀下子嗣。从此再不胡行，望父台开恩。”施公听罢，微微冷笑说道：“这等说来，诸公的疑心去了，没有不服之处了！”方宅合族异口同音说：“谢太爷的大恩，给绝户断出孩儿，为节妇洗明冤枉，并无有不服之处。”施公说：“你们不该冤枉节妇有那外事，因家财坏节妇之名。怎知贞娘青春，嫁与老者，为他爷娘受过恩德，那料一宿而终，可怜操持，立志不去改嫁，给你方门增光。此乃去世老翁阴功大，使王氏产养后代。你们为家财逐他出来，若非告到本县案前，王氏贞娘之屈，如何得伸？臭名莫洗。你们既系乡宦读书之家，岂不知律有明条、全不想斩宗灭嗣应该何罪。快快说来，按律定罪。”未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九回

救孤寡因节赐旌表 怜贫婆设计断茄案

方家合族之人，听得施公要按律治罪，叫他们自招，吓得魂飞。惟施公又派人押下家族人等，限三日取齐，家产交明。各人允纳，俱各散出。施公后又差人挂匾额一面，美贞娘节烈；立刻禀明上司，当堂存案。吩咐退堂，入书房。刑房书吏送来人犯招稿，施公灯下观看，至晚宽衣上床而寝。

次早，施公净面整衣升堂。放告牌挂出，只听喊冤之声由角门而入，又一人至堂前下跪。说：“小妇人冤枉！求太爷恩准判断。”施公闪目观看：原是一年老贫婆，有五旬上下，身上穿布衣，两眼垂泪。施公说：“你为何事？家住那里？细细说来。”贫婆说：“小妇本姓崔氏，家居城外双杨树。孤儿寡妇，母子务农为生。今年种了几亩田地，每日种灌，结的茄子甚大。实指望卖钱还税，不料被人偷去。儿子因怒染病。不但无钱交纳国税，冬天衣食皆无，只有死路。幸值老爷判事如神，因此前来告状，求老爷拘贼救命！”施公闻听，微微笑道：“你种茄子，近有街坊邻居。所稼种之地，晚间必要巡查。”崔寡妇见问，说：“老爷，小妇的园子紧靠河边，夜间没有巡查，不知那贼来偷去。”说罢，放声大哭。

施公说：“贼人不过偷盗茄子，难道连茄根都拔去不成？”崔妇说：“他要茄根何用？只恐茄子长大，还是来偷。”施公

说：“茄子已被偷去，共有几回？据实说来。”寡妇回答：“茄子偷去有六七回，算来价钱五千有零。虽然茄根仍在，只能给那粪钱、人工钱。”施公叫声：“崔氏，茄子已经失落有六七回，又不比别的盗案，拿着有赃可证。贼偷茄子，挑到长街随时卖去，又不知姓名是谁，既拿住也是枉然。无凭无据，怎然查问？本县念你孤寡，逢贼之害，秋季钱粮免你。丢茄子只可认个晦气，且自回去。”崔氏不肯下堂，青衣将他扶出。那些瞧看军民不悦，议论纷纷不表。

施公见崔氏去后，却又暗着青衣前去查访有无，差同崔氏下去。这日施公升堂，时才午初，差往双杨树崔氏家的八个公差，当堂回禀。施公一见，便问：“你们可将本县吩咐之言，告诉崔寡妇么？”众役回禀道：“依办。”正说话间，又有差去叫卖茄子的，几个公差回话说：“小人们奉差把守东门，将卖茄子的俱都拿来。”施公闻听，满心欢喜，吩咐：“连担子全带进来听审。”不多时，担子筐儿都放到堂前，个个害怕，跪下叩头。施公留神观看，问说：“你们是江都县的居民吗？你们都是江都百姓吗？”施公又问：“叫什么名字？报上来！”齐说：“越大、刘二、周三、阿四、金五、姚六。”书吏个个记明，各写一帖儿，就令各人即去认各人的担子，将帖贴上，站定。青衣上堂复命。

施公连忙离座，来到茄子面前，数了一数，共四十三担。施公细细看验，瞧到二十筐的上面，伸手拿起一个，看来多时，看出破绽。又见几个茄苞，又看筐上贴的姓名。施公看过，放下茄子，转身归座，往下吩咐：“把偷茄之人白进忠、白集成带来听问。”青衣答应，立刻下去，带上跪倒。二人不住叩头，口尊：“大老爷听禀下情：小的弟兄，本籍江都，小

买卖营生，不敢越理胡行。不知拿到什么事情。”施公闻听，说：“万恶凶徒，你二人欺心胆大，还敢在公堂说谎。崔家与你何仇？不顾别人，把茄子偷来。孤儿寡妇，痛心伤情。你早些实招，免得动刑。”二人闻言叩头，口尊：“青天老爷，寡妇茄子不知何人偷去，小的不知其故。”施公见不肯招认，带怒骂声：“贼徒，竟敢巧辩。分明是你们偷去了，还说屈情。本县把你个真赃实犯指出。青衣把筐内茄子，多拿几个上来观看。”公差答应，不多时拿到，放在公案上面。施公说：“白进忠、白集成，你们口称未偷崔氏茄子，本县问你，既是自家种的，茄苞儿还未长大，因何就摘？”二人闻听，一齐强辩。施公说：“这茄子个个打着窟空，这又是什么原故？”二人闻听，一齐发怔，说：“是虫咬的，或被风打的，也是有的。”

施公闻听，不由大怒，说：“分明偷的茄子，公然肥己。今日事犯，尚敢胡说！昨日崔氏告状，本县故意施下暗计，差人密访，令他母子将大小茄苞，针孔穿过。你二人今日已经中计，还辩什么？”吩咐公差拿着茄子给他们看。青衣将茄子拿来，二人一见，个个都发呆，无言可对，只是磕头求饶。说：“小的原是一时起歹心，当夜窃盗。”施公闻听冷笑，说：“你这两个该死的奴才，要是你们自种的茄子，岂肯一时尽摘？只顾自己过活，不肯顾别人，天理何存？你们还说什么？可叹崔家老妇好容易种的，真正费心费力，只望卖些银钱度日。你们坑害于他，真正可恶！今日实犯难逃，依律处治。还是依着盗人律例，还是赔补？此二条任你们择。”二人说：“情愿赔补。”施公说：“本县儆戒你下次：将二人拉下，每人重责二十大板，再叫他赔补。”青衣答应，上前重责。二犯叫苦哀哉。施公吩咐差人：“传崔寡妇上堂。”不多时，崔氏跪在下

面。施公说：“尔茄子着他赔偿。”一齐退下。

施公正要退堂，忽见施安进来，遂问李升访拿水寇之事。不知施安如何回答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回

施安报凶信 施公痛义士

施安见贤臣问李升，不由心中一痛，泪如雨下。贤臣一惊，说：“难道其中有什么缘故？你快快讲来。”施安拭泪心悲，口尊：“老爷，要问李升，令人大痛。前者小的奉命私探黄河套，扮作客人。那一日赶到黄河套，小的们下在渡口旅店之中。天有下晚之时，小的身乏打睡，李升独自出了店门。小的睡醒，问他何往？店中回说不知李客出店，并无留信。小的有心去找，不知去向。等至黄昏，不见回店。小的坐到三更时分，忽然睡去。李升迈步进房——小的如同梦中，他说：‘老爷恩重如山。我私探水寇，误上贼船。到了江心，忽听呼哨一响，四下来了許多船只。我命丧水中。’”施公闻听，不觉泪下，即问：“如今怎么拿贼报仇？”施安又说了一番。施公又哭之不已。只叫施安拿银送到李升家里，安其妻子之心，不可说此凶信。施安说：“晓得。”不表。

且说外面云板声响。不多时，只听施忠进来。施公看见义士，心中甚喜。好汉上前请安，口尊：“老爷在上，小的施忠回转京内，老太爷都好。今有回书一封，请老爷过目。”遂从怀内取出，双手呈上。施公接过，为国心烦，不看家书，先告诉李升之事。施忠闻听水寇之猛、李升之义，心中难忍，一声大哭起来。说：“老爷不必悲哀，今李升已死，老爷何用担